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8)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八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 1955 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目 录

第八卷说明	V II — X X V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3—115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5—14
二 普鲁士邦	15—24
三 德国其他各邦	25—29
四 奥地利	30—36
五 维也纳起义	37—40
六 柏林起义	41—45
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46—50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51—55
九 泛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56—60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61—64
十一 维也纳起义	65—70
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71—79
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80—84
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85—90
十五 普鲁士的胜利	91—95
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96—99
十七 起义	100—104
十八 小资产阶级	105—109

十九 起义的终结	110—115
卡·马克思。声明 1851年10月4日	116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旧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117—227
一	121—131
二	132—144
三	145—160
四	161—171
五	172—190
六	191—211
七	212—227
弗·恩格斯。英国	228—240
I	228—236
II	237—24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	241—243
弗·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	244—256
一	244—248
二	249—251
三	252—256
卡·马克思。致“科伦日报”编辑部的声明	25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	259—380
一	261—284
二	285—292
三	293—297
四	298—300

五	301—316
六	317—323
七 古斯达夫和斋戒移民区	324
八	325—328
九	329—336
十	337—342
十一	343—352
十二	353—359
十三	360—375
十四	376—378
十五	379—380
卡·马克思。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	381—387
卡·马克思。宪章派	388—397
卡·马克思。选举中的舞弊	398—404
卡·马克思。选举的结果	405—411
卡·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 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	412—415
卡·马克思。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 商业危机	416—423
卡·马克思。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	424—42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 ...	429—430
卡·马克思。致“晨报”编辑的声明	431—432
卡·马克思。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	433—437
卡·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	438—442
卡·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	443—44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	
最后声明	445—458
典·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	449—456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457—536
一 前言	461—466
二 迪茨的档案	467—471
三 舍尔瓦尔的密谋	472—487
四 原本记录	488—517
五 “红色问答书”的附函	518—520
六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	521—529
七 判决	530—536
卡·马克思。议会。—— 11月26日的表决。——	
迪斯累里的预算案	537—544
卡·马克思。答科苏特的“秘书”	545—546
卡·马克思。内阁的失败	547—552
卡·马克思。衰老的政府。—— 联合内阁的前途及	
其他	553—558
卡·马克思。政局展望。—— 商业繁荣。—— 饿死	
事件	559—568
卡·马克思。选举。—— 财政困难。—— 萨特伦德	
公爵夫人和奴隶制	569—576
卡·马克思。死刑。—— 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	
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577—584
卡·马克思。国防。—— 财政。—— 贵族的死绝。——	
政局	585—592

卡·马克思。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	593—598
卡·马克思。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 ——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 拿破仑的遗嘱	599—608
卡·马克思。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 日的斗争。——饿死	609—615
卡·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 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 布顿先生	616—623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 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 报”和流亡者	624—631

附 录

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635—641
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者的呼吁书	642—643
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无产阶级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书	644—646
注释	649—71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11—728
人名索引	729—772
期刊索引	773—776
译后记	777

插图

最先刊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革命”杂志 的扉页	119
载有弗·恩格斯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 原因”一文的“寄语人民”杂志的扉页	253
卡·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巴塞尔第一版 的扉页	459
卡·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 1853 年波士顿 版的扉页	523

第八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1 年 8 月至 1853 年 3 月期间所写的著作。

在欧洲反动势力猖獗时期到来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 1848—1849 年各个革命战役的经验、保存和积蓄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从理论上培养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自己的战友勤学苦练掌握各种知识,并使他们有充分准备去迎接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新的高潮的到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革命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政治经济学成了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马克思在 1848 年以前把注意力放在从哲学上论证科学共产主义,在 1848—1849 年致力于政治思想的研究,而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则把经济学说的研究提到首位。1850 年底马克思恢复了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研究工作。马克思希望很快就结束这项工作,但当时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不仅由于马克思的流亡生活非常艰苦,不仅由于著作无处出版,同时也由于他对科学的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促使他批判地去研究不断出现的新的资料和文献,分析现实生活所提供的日新月异的事实和材料。从马克思在准备写作时所作的笔记可以看出,除了

研究经济科学本身而外,他还广泛研究了许多有关技术史、文化史、数学、农业化学的著作以及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使他感到兴趣的其他科学著作。马克思对任何科学领域中的每一步发展都非常注意,而且能够批判地掌握人类思想的一切新的成就。

这一时期,恩格斯的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史。由于1848—1849年革命斗争的需要,恩格斯当时已经从事于军事问题,尤其是武装起义问题的研究。1850年11月,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以后,就着手对军事进行系统而认真的研究。“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6—577页)一文手稿及本卷所载的“英国”一文就是这个研究的初步成果。此后,恩格斯曾经打算写一部关于1848—1849年战争,特别是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著作。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武装斗争问题在未来的革命事件中必将起重大的作用,这是促使他研究军事的主要原因。

在曼彻斯特时,恩格斯除了研究军事科学以外,还研究语言及语言学问题。恩格斯精通许多种欧洲语言,1850年12月,他又着手研究俄罗斯语言及其他斯拉夫系语言。他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同研究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的。恩格斯研究语言不仅是出于科学的兴趣,同时也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进行的及行将进行的国际革命的实际工作的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以科学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党的干部等党的政治工作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同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斗争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这个宗派集团在1850年9月时就已经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制造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击了

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分子,揭发了各流亡团体之间的倾轧以及他们策划阴谋和暴动的冒险计划,从而坚决地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原则,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已经到来的反动时期中所应采取的策略。

尽管这一时期要在报刊上捍卫自己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停止写政论文章。在好几年中,他们不断在宪章派的机关刊物“寄语人民”和“人民报”上著文捍卫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无产阶级观点,发表对当前的重大事件的评论。从1851年秋天起,一连十多年,马克思经常为当时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通过撰稿,马克思得以在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刊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战斗的政论活动,并影响社会舆论(尽管是间接地),使其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由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工作可能占去马克思的全部时间,而使他不能从事他和恩格斯认为具有首要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为该报所写的许多篇论文和通讯是应马克思的要求由恩格斯执笔的。作为本卷第一篇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论文,就是这样写成的。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中,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恩格斯的这些论文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奠基人在这段革命时期中通过“新莱茵报”这个讲坛所发表的言论的总结。通过对革命教训的分析,恩格斯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关于通过革命的道路来统一德国并对它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的政纲的正确性。恩格斯在他的论文中清晰地描绘出了德国革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他研究了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指出了这些条

件对运动的进程的影响,分析了革命的各个重要阶段以及各阶级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革命失败的原因。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卓越典范。

在这一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通过 1848—1849 年德国的事例,恩格斯指出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于了解政治历史和社会思想历史的必要性,阶级斗争在对抗性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革命的一个规律性:革命反映人民的迫切需要和要求,而衰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则不让这些需要和要求得到满足。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深刻的思想,把革命看作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这种力量使得一个国家“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见本卷第 38 页)

恩格斯根据丰富的事实材料分析了德国革命的动力,发展了他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贯串的思想: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能起领导作用,自由资产阶级已爬到反革命立场上去,出卖了它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必要同盟军农民的利益。这个结论不仅对德国以后的历史,而且对其他许多国家以后的历史都非常重要。弗·伊·列宁在分析 1905—1907 年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而坚持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时,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结论。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作用,指出这些人,每当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表现出政治上的近视、怯懦和动摇,从而使革命遭到失败。恩格斯抨击小资产阶级

领袖们的“议会迷”，抨击他们迷信议会制度万能，而不想越出宪法的范围，不敢依靠人民，不敢依靠武装群众的支持。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最彻底的真正的战斗力量，他们“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见本卷第 106 页）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关于革命斗争的策略的总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要求革命的阶级和它的政党要坚决、勇敢、有自我牺牲精神、要善于实行果断的进攻。他写道：“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见本卷第 82 页）弗·伊·列宁非常重视这个著作中所阐述的这一思想：“在革命中常常有这样的時候，那时不经过斗争而把阵地交给敌人，会比在斗争中遭受失败要更加使群众感到沮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84 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学说的基础。在这一著作中第一次表述了这样一个原理：“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见本卷第 102 页），并且规定了革命政党在起义中所应遵循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弗·伊·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起义的学说，他指出，这些原则总结了过去一切革命在武装起义方面的教训。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注意德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抨击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统治阶级所执行的民族压迫和挑拨各民族关系的政策。恩格斯坚决斥责了德国资产阶级对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叛变立场，并论证了德国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派的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支持给这些民族以独立的要求。

恩格斯的著作也谈到了当时作为奥地利帝国组成部分的斯拉

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等)的民族运动问题。大家知道,在 1848—1849 年革命初期,当奥地利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出现了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趋势时(1848 年 6 月的布拉格起义、农村中的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民族的斗争抱着深切的同情。而在奥地利发生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夫人运动中的民主力量被镇压下去以后,资产阶级地主右翼分子重新占了上风,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沙皇政府得以利用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来反对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因此,从来以革命的利益为准绳来看待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改变了他们对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革命的利益,把反对革命的敌人、首先是反对当时作为欧洲反动势力主要支柱的沙皇制度的斗争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对过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334—335 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以及恩格斯在这以前所写的论文“匈牙利的斗争”和“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193—207 页和第 322—342 页),除了对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在 1848—1849 年具体条件下所起的客观作用的正确评价之外,也包含着一些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的错误论断。恩格斯发挥了这样的思想:这些民族已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被较强的邻国所吞并将是它们不可避免的命运。恩格斯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由于当时他已经形成的关于弱小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总的观念。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趋势是集中,是大国的形成,因而一定会导致较大民族对小民族的吞并,英国的威尔士人,西班牙

的巴斯克人,法国的下布列塔尼人,以及领土被美国侵占的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后裔克里奥洛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恩格斯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集中即大国的形成这一趋势,但他没有考虑到另一种趋势——弱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争取自身独立的斗争,以及他们力图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的愿望。随着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随着他们的觉悟的提高和组织性的加强,弱小民族(包括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愈来愈具有民主和进步的性质,同时也扩大了革命斗争的战线。历史已经证明,过去是奥地利帝国组成部分的斯拉夫弱小民族,不仅有能力走上民族独立发展的道路,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组织,而且加入了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创造者的行列。

本卷所刊载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卓越的著作之一。这一分析历史事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的天才著作,同时也是革命政论的真正杰作。用威·李卜克内西的话来说,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把塔西佗的严肃的忿怒、尤维纳利斯的尖刻的讽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综合在一起了”。(“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中文版第107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说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这一著作的继续。如同在前一本著作中一样,马克思是用他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为利器来阐明法国革命时期的历史的。

由于马克思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所以他能在事变后立即写成的著作中对1848年法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阶段作出经典性的分析,仔细考察了第二共和国时期阶级力量的配置,科学地深刻阐